佛教法相學會
法相季刊
004 期 2016 年 10 月

【法相學會活動】（以下活動，除特別註明外，皆在法相會址舉行）

逢星期一

「阿含經的智慧・禪法與禪思」 ** 連續講座 **

講　者： 岑寬華居士　　**日　期：** 2016 年由 6 月 6 日至 10 月 31 日（逢星期一 7:30 PM - 9:00 PM）

逢星期三

《唯識三十頌》

講　者： 張漢釗居士　　**日　期：** 2016 年 1 月 6 日至 12 月 28 日（逢星期三 7:30 PM - 9:00 PM）

廣播時間： 當晚七時半左右開始廣播。

逢星期五

安慧《唯識三十論釋》

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女居士林與法相學會合辦

講　者： 趙國森居士　　**日　期：** 2015 年 12 月 4 日開始（逢星期五 7:30 PM - 9:00 PM）

地　點： （會外）香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地下禮堂 香港銅鑼灣大坑道 9 號

星期六

誦《瑜伽菩薩戒》（參加者須已受瑜伽菩薩戒）

日　期：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6:45PM – 8:30PM

讀書會（平均每月一次）　　**主　持：** 趙國森居士與陳國釗居士

梵文小組（工作小組階段，必要時才上課）　　**主　持：** 張翠蘭居士

星期日

佛學星期班（星期日 2:30 PM - 4:00 PM）

日　期： 2016 年 4 月 24 日至 11 月 20 日，11 月 27 日畢業禮

地　點： （會外）三輪佛學社 九龍佐敦道 18 - 24 鴻運大廈 14 字樓 G-H 室

報　名： buddhismcourses@gmail.com

佛學進修班（星期日 2:30 PM - 4:00 PM）

日　期： 2016 年 4 月 24 日至 11 月 20 日，11 月 27 日畢業禮

報　名： buddhismcourses@gmail.com

佛學研習小組（平均每月一次，星期日 10:00 AM - 12:00 noon）

主　持： 陳森田居士

【學會消息】

佛門網專訪、網上訪問及專欄寫作進度

專欄寫作 - 交稿準時。

法相津塗 - 已於法相網頁設置超連結至佛門網。

溫州佛學院邀約學術評鑑及杭州「唯識學高峰論壇」

- 陳雁姿等去年到廣化寺作學術交流時曾與一名碩士生見面，該碩士生畢業後到溫州佛學院任教學長曾寄其畢業論文給李潤生教授及陳雁姿評鑑。溫州佛學院希望出版其論文，所以於出版前邀請十位學者到佛學院作最後評審。李潤生教授及陳雁姿獲邀往佛學院作評審。李潤生教授未能前往，陳雁姿將代表本會出席，其他董事可以一同前往。
- 適逢杭州佛學院於十月中旬舉行「唯識學高峰論壇」，陳雁姿答應出席。之後，她會偕數位學者同赴溫州佛學院。

慈氏學會的青年文化節講義作教材及上載網頁

- 慈氏學會青年文化節《唯識三十頌》及《瑜伽菩薩戒略攝頌》講義用作教材，流通於四川尼眾佛學院、杭州佛學院，深圳佛學班及陝西師大佛學培訓班。
- 《唯識三十頌》講者同意把講義上載於本會網頁。

《成唯識論》講座錄影及上載

- 講座維持高出席率，聽眾人數很穩定及專注，有約 100 人，全場滿座。聽眾較多是資深佛教徒，亦有聽眾每次專程乘船從澳門來聽課，反映求法的熱誠。
- 麥國豪及李榮枝跟進改善錄影設備及修補影帶效果。

「淨土 • 緣」講座完成及上載

- 已完成全部6講，聽眾來自不同領域及佛學程度。
- 講座反應非常踴躍，座位坐滿後，有很多聽眾願意站著聽，反映聽眾對這些講題很感興趣。很多聽眾表示希望本會上載講座系列，以便他們重溫講座或聽回錯過了的講座。請網絡組跟進。
- 講座完畢時，派發預告「唯識講座」的資料，冀望聽眾再來聽下一輪唯識講座。
- 司儀劉潔明及 Lawrence Yu 主動為陳雁姿的「九品往生極樂淨土的啟示」一講做字幕記錄，希望廣為流傳，稍後會配上字幕，上載本會網頁。
- 第 1 講吳炫樺的「西方淨土的藝術意念」已上載到佛門網。
- 本會與佛門網合作錄影工作。

「唯識講座」籌備進度

- 已訂中環大會堂 8 樓演講廳。日期：2016 年 9 月 14 日及 28 日，10 月 12 日及 26 日，11 月 9 日及 23 日，共 6 講 (星期三)，晚上 8 時至 9 時半，共 5 位講者。
- 宣傳將由 8 月至 11 月共 4 個月，廣告刊登於信報、明報、《溫暖人間》、《香港佛教》，及巴士站燈箱，亦會張貼於各佛教機構。
- 義工容慈珊協助講座的工作。

「瑜伽師地論 • 聲聞地」講座

講座於 6 月 23 日在本會會址開講，全場滿座，可能是刊登在〈法相季刊〉及《溫暖人間》等的宣傳效應，吸引了很多新聽眾到本會上課。將來的講座都應作廣泛的宣傳。

【人物專訪】岑寬華老師專訪（上）　　採訪者：陳芷涵

明天就是「立秋」了，在立秋前炎夏的午後與岑老師相約 2:30 於法相學會專訪，當我 2:15 分抵達時，岑老師早已在候。與岑老師雖是初次見面，但映入眼簾的是老師的親切自然流淌，從容沉靜，不溫不火的態度，讓我安定了許多。

岑老師，非常榮幸今天能邀請到您接受我們的這次訪談，希望能夠透過您的訪談讓更多的人了解法相學會的發展，並且分享到您更多關於佛法與禪修的智慧。

（以下是與岑寬華老師的對談。羅時憲老師，簡稱為「羅公」；印順導師，簡稱為「導師」。）

岑老師說：這幾十年來我最有興趣的範疇除了《阿含經》之研究外，就是禪法與佛教史。包括禪學思想史、包括禪法傳承的特色、教授方法，我都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請教您 84 (1984) 年隨葉文意老師修習靜坐，其因緣為何？

當年學靜坐是為了改善色身，體質弱是我的一個逆增上緣，如果我的身體好，未必會學靜坐。我聽母親說我在母胎裡有幾個星期不動的，差點胎死腹中，後來老中醫調製了神茶（中藥）給我母親喝就沒事了，出生後體弱多病。佛家講業報，就是過去的「不善業」引起的。我想到這個，所以覺得如果相信因果業報，那麼現在就是在「受報」。

我看過蔣維喬先生的《因是子靜坐法》，他每天打坐四次，每次兩小時，因他得到肺癆為了醫病，所以他每天打坐八小時，結果把身體治好了。當年我的體質弱，所以半信半疑的開始打坐，雖然心中還是有很多狐疑，心想打坐真的身體會健康？又沒吃藥又沒打針，只坐著就會身體好？但後來想一想，也沒壞處，就坐吧！反正我中、西醫都看過了，都不行，所以只好試試看吧！

打坐醫病不是從蔣維喬先生才開始的，在《阿含經》及眾多禪法典籍已經有記載了，佛陀晚年背痛，他入「無想定」治了背痛。另外我也喜歡看呂勝強老師編的《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錄》及羅公的禪法，希望能將各家的禪法綜合，把他們的長處匯集，以適切現代人修習。

剛開始學靜坐時我也沒什麼信心，身體有很多反應，例如全身僵硬、全身震動、身體向後倒 ..... 等等。當時常懷疑，因未得現法樂，遇到障礙時，心想這麼多的經論及高僧大德都可以，為何我不行？是否方法有問題，所以決心尋找善知識，及後拜在葉老師門下學靜坐。剛開始葉老師是教數息與意守丹田的，先以世間及為人生善悉檀的方便接引學人入門後，再授以大乘佛教的各種禪觀，含蓋各宗各派的禪法，如禪宗的默照禪，淨土的念佛觀等，但是我只在上課時依教練習，下課後則只有興趣專注數息，不管有任何反應，慢慢就愈坐愈好

了。一個人沒禪修經驗，從初學→掌握方法→養成習慣→引出輕安反應，羅公與葉老師都說90% 的人都可以達到。

禪修難在什麼？就難在「持續性」。剛開始很新鮮，慢慢沒新鮮感就很容易放棄，一放棄就不會繼續了。我現在因為要帶班，所以促使我不敢懈怠，一直到現在，所以增上緣很重要。有時「過程就是成就」，您的「參與就已經是成就了。」無論坐多久，有沒有輕安，都已經是一種成就了。

如何克服惰性？慣性的養成很重要，學靜坐的突破點就是您如何能夠每天都大清早起來打坐。所以要改變您的睡眠習慣，我將其濃縮成一個句子「530 的秘密」。也就是每天 5:30 開始打坐，持之以恆，必有所成。

給初學者的建議是什麼？就是要有信念。從無信念培養到有信念都要看因緣及決心。這麼多年來，我非常感恩葉老師及羅公，他們真是「一絕」。學佛最重要就是要有一班好的佛友，互相鼓勵、切磋。如果因緣不具足，就各自努力。要發願，願力很重要，您能走多遠就看您的願心。您的願力愈大，您的舞台就愈大，您的前途就愈光明。

學佛不是三兩天的事，而是長遠的，所以我非常欣賞羅公及印順導師。我從開始學佛就泊在這個大碼頭，他們從來不談休息，從來不講放假，從來不講在那裡停。就像羅公晚年發病，病得那麼嚴重，沒見過他說要休息，往生前那個月還在講課，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熏染，從來沒想過要停下來，全部都是「超級馬拉松」。從李潤生老師開始、葉老師、高先生 ..... ，沒有人說要停下來，一生都為法在奉獻，所以可以見到他們的成就。

打坐也是一樣，看您投入多少。所以「修定不重定，修天不生天。」這是佛家「止觀」最特別的不共外道世間禪法之處。像太虛大師真的是大菩薩，他說「不修深禪定，不急斷煩惱。」這就是典範。

是否坐得愈久就功力愈高？為何太虛大師的氣魄這麼大？他 16 歲出家， 19 歲時誦《般若經》得到第一次深悟。 26 歲第二次、第三次，太虛大師自言：若再加行、聲聞見道是有可能的。但為何他不走這條路？因要辦「僧才教育」，這就是他的悲願。我常想為何大師們不是只談個人修為？依此就能看到聲聞與菩薩乘的分野。

我因要帶禪修，所以要備課，就像羅公講的，教學不可以亂講，否則不但沒有功德還會種下不善因，也因此推動我持續禪修到今日。也因禪修之故，二十幾年來我未曾因病而請假過。

採訪者：陳芷涵

我們知道您對羅時憲老師（以下簡稱為羅公）和葉文意老師都非常的尊敬及懷念，您在學習和精進的過程分別得益於二位老師，他們有哪些令您難忘的指引？及在他們的身上學到了什麼？他們給您最大的啟發又是什麼？

在親近葉老師之前，我已盲修瞎練了好幾年，吃了很多虧，沒有成功的經驗，但是失敗的經驗很多。後來想想為何別人學沒問題而自己學卻如此多的問題？所以決心向有經驗的人「虛心」學習。

83 年時有個「此岸、彼岸」的講座，我到大會堂聽，也是我第一次聽公開講座，就是葉老師講的。雖然我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但是聽完後卻法喜充滿，自此便忠實的追隨老師學習。記得有次遇到公眾假期，問葉老師，您是否放假？她回答說：「我不喜歡放假」。他們的精神如此，多麼令人敬佩。我一世都記住這句話。

上完葉老師的佛學班以後，就拜羅公門下學唯識，在「三輪佛學社」上堂，當時羅公講的主題是《佛經選要》其中加行位一節，講了好幾個星期都還在講那一頁，心想是否羅公記性不好，忘了自己講到哪一頁了？後來才知，那是教學的一種「方法」，是示範一種「讀」經與「解」經的方法給我們看。他是重質不重量，志在「方法」，這是他善巧之處。

當初讀了《成佛之道》之後，又聽「唯識」就很不同了。羅公親口對我們說：「其實我是想講般若的。」，但「般若」不容易懂，所以他選擇講「唯識」，其實這就是「對治悉壇」，因為是針對當時香港的佛教界，學佛人仕的觀念很模糊無根底。「唯識」的好處就是條理分明、邏輯清晰。像近代的太虛大師也是，他說適應這個時代的是「唯識」。因為西風東至，西方的科學民主，跟我們東方一比，東方顯得落後，所以當年許多的仁人志士，想在東方文化裡找到能與西方文化抗衡的東西，結果就是「唯識」。在東方思想裡面，大乘佛教有「中觀」、「唯識」，中觀與唯識皆承自《阿含》，唯識的系統是承自說一切有部，講學理的。就算中國這麼多的宗派，都跳不出這兩個派系，當然還有「如來藏」。如來藏最主要是以「信、願」為主，講譬喻的多。

羅公晚年，他開始提倡「般若」，所以他晚年就講《阿含》與《般若》，他開了風氣。趙老師紀念羅公的那篇文章寫著「既開風氣且為師」，羅公是位胸襟很廣闊的人，當年他也說，有很多老師都怕學生比自己強，但他從來都不是，他說若有學生成就高過我，就是我作為老師的「成就」。所以到現在我都把它「奉為圭臬」。我很欣賞有才華的人，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當年印順導師在太虛大師的門下，太虛大師門下最有成就的就是印順導師。

【人物專訪】岑寬華老師專訪（上）

太虛大師是很有福報的人，門下的居士有羅公，出家眾就是印順、大醒法師 ..... ，太虛大師還極具「國際視野」，他派了〈法尊法師〉去西藏學藏傳的佛教；派了〈了參法師〉去南傳的斯里蘭卡學《清淨道論》影響很大，縮短了南北傳各派間的鴻溝，當年各派是不往來而且還互不理解的，彼此時有爭議，是千百年來的大小乘之爭。當比較多的文獻及原文的翻譯之後，大家就知道都是同源的，無所謂正宗與否。就像唯識與中觀，沒有哪個比較正宗，只是適應不同的對象而已，我們應該吸收別人的長處來補自己的不足。

當年羅公在蓮社開《成唯識論》前後 10 年 8 個月，只有一個人從頭到尾從未缺席，就是葉老師。羅公的那個講座，培養了十多位現在主要的講師，也就是「法相學會」的創始會員「十四金剛」，有韋達居士（曾將《成唯識論》翻譯成英文，很有價值，現已絕版了）、霍韜晦、葉文意、李潤生老師 ..... 等。所以人才很重要，無論是商業機構或學術界、宗教界、文化界之傳承都好，若無高質素的人才很難傳承下去，太虛大師因此要培養僧才。所以您可以看到之前的高僧大德為佛教人才的付出，真令人感動，我們現在就是享受他們當年種下的成果。

香港是居士的福地，在世界上也很難找到由居士講大經大論的，香港因有羅公這樣的大居士開山闢石，居士弘法在香港變成是一種風氣。香港的學術水平很高。香港是很特殊的地方，它多元、水平高、精尖，所以香港是很有福報的地方。

在 97 年的時代，是移民潮的高峰，很多人移民到加拿大，所以羅公晚年是兩邊走，半年香港半年加拿大飛來飛去講經。還有李潤生老師、黃家樹校長 ..... 他們都是。我們是從 80 年代走過來的，所以一路看著佛教的發展起來，尤其多元化，如果只有唯識、淨土、禪修，那是不健康的。

我為何那麼佩服羅公？葉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而羅公是我老師的老師。我很留意諸山長老各大道場的傳承，傳一輩都不容易，而羅公到現在已經是傳第四代了。現在的佛學班很多的老師都是趙老師教出來的，如志蓮小學 趙國森校長→陳國釗老師→現在帶佛學班的朱元鶴、伍松、吳潔珠、黃笑鳳、 ..... 等，都是趙國森老師與陳國釗老師他們教出來的。人家傳一代都傳不到，而現在已經是傳第四代了，所以羅公門下人才輩出。這是羅公的福報、威德，這是學不來的，因他的波羅蜜多，我們讚歎。去年是法相學會 50 週年，有多少個佛學班可以到 50 週年？今年已經是第 51 屆了，看來最少還有十年八載的光輝日子。

羅公流傳下來的教學的準則，就是要有嚴謹的學術，無論是接引初機的或在大學裡面的研究班，每個字都要有出處，不可以憑空發揮，都要有根有據。

採訪者：陳芷涵

我會推薦羅公及印順導師，他們是除了葉老師以外，影響我最深的人。有時讀一個人的書或上一個人的課，在很多年後您才知道它對您的影響。所以三個老師對我影響最大：第一個是我的啟蒙老師葉文意老師；第二個就是打開我研究經論的羅公；第三個就是印順導師。親近印順導師的著作對我的影響很大。



岑寬華老師

當年我們六個人一起學佛，現在最有成就的就是衍空法師（那時還沒出家）。我們就在他中環的辦公室研習，王聯章老師指導我們習講印順導師《成佛之道》，每人選兩句頌文來講，當年哪有講什麼，只是跟著印順導師的課文內容讀而已。我們買包報紙的「雞皮紙」貼在牆上，拿著筆一邊改一邊寫，真的非常難忘。最主要訓練自己的表達能力，另一個就是種下後來喜歡讀印順導師的著作。有人說羅公是唯識的一代宗師，而般若中觀原始佛教就非印順導師不可了，這就打開了我們學佛的眼界。

編採小組成員：

陳森田、鄭志剛、黃笑鳳、鄭紫薇、黃首鋼、嚴詠芳、陳芷涵

徵稿啟示

〈法相季刊〉的分享園地歡迎法相會友及各界人士投稿。來稿只限與法相學會或佛教相關著作，稿件必須為原創，未曾在任何書刊中發表，字數在三千以內。本刊經費有限，不設稿酬。投稿必須實名，並提供聯絡資料，如住址、電話或電郵地址。來稿請以電郵寫上姓名及聯絡資料，附稿件電子檔，電郵至：admin@dhalbi.org 季刊編輯組。查詢請電： 2771 8161。

助印書籍

本會現計劃出版下列書籍：

1.《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瑜伽菩薩戒戒本合刊本》

2.《瑜伽師地論真實義品》梵文本分析連漢、英譯本

3.《止觀大意》講記

歡迎隨喜助印，共結善緣。

有意者請致電本會，電話：2771 8161 與周潤美女士聯絡。

鳴謝

本會各項弘法活動的部分經費，獲**《陳廷驊基金會》**捐助，特此鳴謝。

【成唯識論】解讀〈四〉

周潤美

論曰：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軌持。

述曰：我如主宰者，如國之主有自在故，及如輔宰能割斷故。有自在力及割斷力，義同我故。或主是我體。宰是我所。或主如我體，宰如我用。法謂軌持。軌謂軌範，可生物解。持謂住持，不捨自相。

世間指凡夫外道的一般人，聖教則指佛教中學習大乘的人，大家都說有我和有法。其實這個我和法，只是假立並非實質地存在。世間認為我和法是實在的，例如外道說實有實法，小乘人雖然不說實我但亦承認有實法，因為他們是採取我空法有的觀念。

究竟我和法是甚麼？從《述記》文中「我如主宰」，我是一個有自在力及割斷力的東西，自在力是可以自主存在的力量，而割斷力就是擁有排除其他事物的能力，能把非我的東西分開。

「法」有著「軌」和「持」兩方面意義。「軌謂軌範，可生物解」，軌是一種線路，指導事物不致越出某個範圍，這範圍即是軌範。我們對某事物產生認識、了解，是依靠該事物的概念，而概念就是為該事物設定的範圍。例如有人說，人是具理性的動物，「具理性的動物」就是人的概念，或範圍越出了這個範圍的就不是人。我們依靠這個設定的範圍，能夠了解什麼是人，因此說軌範可生物解。「持謂住持，不捨自相」，個別事物會不斷地轉變，但我們對事物的概念卻是穩定的、持續的，這是「住持」的意思。「自相」是事物自身的相狀或特徵。概念把持著事物的特徵，就是「不捨自相」。所謂把持事物的特徵，是指概念對範圍中的事物有所指述。正如以上的例子，人是「具理性的動物」，這句說話指出了範圍中的事物的特徵，即事物的自相。

就「法」的意義，總的來說，窺基指出了法具備軌範和住持兩方面意義。軌範設定範圍，把其他事物排除；住持則指述範圍中事物的自相、特徵。這兩方面的意義綜合起來，就是現代語言所說的概念。例如「人」的概念，假設是「具理性的動物」，這可稱為人的一種定義。這定義指述了範圍中事物的特徵，即是住持的意義，同時間將不具備這特徵的事物排除於概念範圍之外，這即是軌範的意義。

彼二俱有種種相轉。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等，預流一來等。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蘊處界等。轉謂隨緣施設有異。

述曰：釋第二句中我、法二種諸相轉言。言隨緣者，隨諸世間種種分別橫計等緣，隨諸聖教施設安立證得等緣，即施設為世間、聖教我法別相。異者別也。言施設者，安立異名即假說義。此意顯示隨諸世間橫計種種我法等緣施設我法，隨諸聖教證得種種無為等緣，即施設為聖教我法。轉者起義。隨彼彼緣起彼種種我法相故。

彼二指我及法兩回事，它們都會轉生起種種不同的我相與法相。我種種相於世間有情來說，是指外道或凡夫等的自我生命。若以聖者角度則是預流果或一來果等不同階位的生命存在者。法種種相就按不同宗教有著不同的說法，如勝論所說的實德業，以至是大乘所指的蘊處界。

論文第二句：「轉謂隨緣施設有異」，按《述記》的解釋，隨緣可分兩種：一、隨諸世間種種分別橫計等緣，二、隨諸聖教施設安立證得等緣；而施設亦有兩種：一、世間是用橫計種種等緣去施設我法，凡夫的施設是由虛妄，不明白真實的狀態而作出。二、聖教的施設只是用權宜方式，即明知這不是實我實法，但施設我法出來令眾生容易明白。所以兩種隨緣施設是不同的，世間的隨緣施設是世間我法相，聖教則是聖教我法相。所以，隨著種種不同的緣和施設就轉生起種種不同的我相法相。

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此中識言亦攝心所，定相應故。變謂識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

述曰：此釋變義。此論一宗總有二釋，此即初釋。護法等云，謂諸識體即自證分，轉似相、見二分而生。此說識體是依他性，轉似相、見。二分非無，亦依他起。依此二分執實二取，聖說為無。非依他中無此二分。論說唯二依他性故。

論主擬設敵論者提出一個問題，那些我相法相，如果由假說而成，那究竟是依憑甚麼而有，是否可以憑空做假說呢？

論主答：那些我法相是依心識所轉變，產生境相，眾生依憑由心識所轉變出來的境相，而假說為我法相。識是認識了別的意思。識與心是同一事體，亦可稱為心識，當作為有情生命主體時，稱為心，當涉及認識活動時則稱為識。由於心識與心所相應故，所以當說識時，也會包括心所在內。

在唯識宗，識轉變可以分為古學與今學兩種說法，古學是依陳真諦的譯本，是比較接近安慧的說法。今學則是護法的說法，亦即是玄奘翻譯成唯識論的那套說法。現先以護法《成唯識論》來闡釋識變。當識體本身轉變時，會變為相見二分，相見二分都是依自證而起，所以自證就是識體本身。

何謂自證？識的自體本身具有認識的作用，這作用是有覺知的反照性，是意識到自己的認識，這是一種精神活動。例如眼識現在認識某些紅橙黃綠等顏色的外境，這個向外認識活動能力，就是見分；而見分所作的認識活動本身又被識所認知，這就變成向內發生認識作用，這就是覺知的反照，就是自證的功能，即是自己認識自己的見分攀緣相分的活動。

由於識體本身由種子而起，是有體，所以轉變出來的相見二分，亦是依他起性，亦是有體。若眾生將我法執為實在的東西時，就是二取。相見二分是存在，但將相見執為實則是錯誤的。在依他起中，此相見二分是有，是有體，但若把此二分執為實我實法則是妄執，因為相見二分並非實在的存在。

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

述曰：依止依他相、見二分，施設遍計所執我法二實分也，依起執故。若離於此依他二分，彼無所依。故說依他為執依止，染分依故。此世間我法，聖教我法，義依於體亦復如是。此顯我法假說所由。上來總是護法解訖。安慧解云，變謂識體轉似二分，二分體無，遍計所執。除佛以外菩薩已還，諸識自體即自證分，由不證實，有法執故。似二分起即計所執，似依他有，二分體無。

現依相見二分而施設我與法，聖教所施設的是假我假法，但若外道執實時，則以為是實我實法。我法除了相見二分，便無所依，因此我法一定是依相見二分建立。

凡夫依著依他起的見相二分，便會起實我實法的執著，聖者明白此我法二分只是假立，故不會起執。在世間我法，眾生在依他起的見分相分起執，視為實我實法，由於被眾生錯誤運用，所以此依他起被說為染分依他。眾生錯誤地把依他起的見相二分執為實在的我法，再以此執著為基礎，形成實我實法的觀念。聖教的我法與凡夫都是依同一個依他起，但聖者勝解我法體性是依他起性，不會錯誤執實，只從依他起上施設一個假我假法，所以聖教所說的見相二分是依於清淨依他。以上是護法的解讀。

而安慧認為識體所變轉出來的見相二分是無體的，如說他是有體則是遍計執，除佛以外，菩薩乃至凡夫外道，諸識自體本身是自證分，是有體，由識體所轉變的見相二分是無體，若說二分有體是遍計執。就唯識來說，轉識成智才稱為佛，所以佛具有的稱為智，而不稱為識。故說「除佛以外」。由於菩薩等仍未證得實相，故仍有法執，佛已證實相，故無法執。

或復內識轉似外境，

述曰：即是難陀、親勝等義。依攝論說唯二義也，但立見、相以為依他，不說第三、第四分也。相分體性雖依他有，由見變為故名唯識。此相分體實在於內不離於識，妄情執為似外境現，實在內也。即以依他似計所執，依此似外相分之上，世間聖教執說我法。見變似能取亦相分攝。文雖有二，義即有三，或實說一分如安慧，或二分親勝等，或三分陳那等，或四分護法等。此中護法但說三分，以證自證分別義建立，義相猶隱，所以不說。

難陀和親勝依《攝大乘論》建立的二分說，只說見相二分，是依他起，是有體，其餘第三自證分及第四證自證分不曾提及。在邏輯次序上來說，相分是依見分而成，而見分是識體本身，所以稱為唯識。相分就是我們所見的一切東西，這些境並非真實在外，世人卻錯誤地執為真實外境。其實這些全皆是內識本身相分。相分這個外境，世間的人執為實我實法，聖教則假說是我法，兩者態度完全不同。

見分變似能取，相分變似所取，如從主客角度來看，見分是主體，而變似的能取所取皆是客體，是所緣的對象，所以能取所取都是相分所攝，都是對象，能取被執為我，所取被執為法。

上面所說的兩段文字，即「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及「或復內識轉似外境」，包含了三種說法，即是安慧所說只有識自體一分為實；親勝等說相、見，二分為實；以及陳那所說相、見、自證，三分為實；還有護法所說相、見、自證、證自證，四分為實，但在這裏，護法亦只說三分，第四的證自證分在別處講述，意義仍未清晰，故在此不說。因此這裏只包含了三種說法。

佛教法相學會主辦，陳廷驊基金會贊助

唯識思想講座系列

講座地址：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 5 號香港大會堂高座 8 樓演奏廳 • 時間：8:00pm - 9:30pm



2016/9/14 （星期三）

唯識宗的發展源流（上）

（介紹印度唯識思想的形成、建立、傳承與發展）

黎志堅先生

香港大學佛學碩士，英國威爾斯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志蓮淨苑佛學講師（兼職）。

2016/9/28 （星期三）

唯識宗的發展源流（下）

（介紹唐玄奘法師創立中國唯識宗的傳承與發展）

黎志堅先生

香港大學佛學碩士，英國威爾斯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志蓮淨苑佛學講師（兼職）。

2016/10/12 （星期三）

唯識宗的業論系統

（解釋業力的基本運作模式及引致果報的輪迴問題）

尤堅先生

香港大學佛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法學碩士、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

2016/10/26 （星期三）

唯識無外境的哲理

（論證我們所認識的「外境」只是心識所顯現並非實有）

黃廣昌先生

香港大學佛學碩士，牛津大學電腦科學碩士。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及志蓮淨苑佛學講師（兼職）。

2016/11/09 （星期三）

唯識學的知識論

（唯識學對知識的概念及內部的分歧）

陳森田先生

香港能仁研究所碩士、香港科技大學碩士。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客席講師及志蓮淨苑佛學講師（兼職）。

2016/11/23 （星期三）

唯識所現的輪迴過程

（分析六道輪迴的境況由自心不同素質所展現）

陳雁姿博士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新亞研究所文學博士。志蓮淨苑研究員、香港大學客席助理教授。

陳廷驊基金會 The D. H. Chen Foundation

隨喜參聽，費用全免

毋須報名，不設留座

佛教法相學會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 328-342A 儉德大廈 14 字樓 F&G 室
電話：(852) 2771 8161
網址：http://www.dhalbi.org